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

左編

將類

禦夷

宋岳飛

北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

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郭正知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收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

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復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大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克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殲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藝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升等合衆五十

飛心無性
野兄不知

萬旂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克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虀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

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將追破之。又遣辦士騎。皇
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
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
捷。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
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
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
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
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
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強。
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多造符讖。蠱中外。圍

江州久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時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諜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

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篤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然之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旣復篤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

州知

將破賊
不功不
與庸
而論中

俊俊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
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
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
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
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
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西山失險之敗據
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
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衆數萬俱潰馬進
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張用寇江西
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

宋史
趙鼎傳
鼎力亦分

步之戰皆汝所悉。余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
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卿。
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征羣盜，過廬陵，
託宿廬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
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
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
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
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
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
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

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
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
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
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
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
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
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
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
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城。破其
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密

老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
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
徐慶自邵道王貴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無循。
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
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
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
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
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
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

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
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太后至贛州、
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
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
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
旗以賜之、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攻破襄陽、唐鄧隨
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
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
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從知

卷一百九

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玠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

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
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
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
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困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主而後以王師
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
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
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詭
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
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
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
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
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
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
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
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
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

識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寇、詔兼蘄黃制
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
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
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
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
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
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

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嚮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卽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此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

帝才知

英雄本色

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圍蔡以取中源、不許
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將
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
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
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
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
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草食、
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
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
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鈍
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
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
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
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者
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
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論
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
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
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

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鄜。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覲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又。

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諸都督府。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人人用命未報而鄒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
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
中得兀术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
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
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
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
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謀曰吾今
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
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脅逆廢豫飛奏宜乘廢

遷原如

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鄆州。王
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當納節請開庶
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飛退而喜
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
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
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
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之語。授開
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僂

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

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

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
勝今已矣兀木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
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
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
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木果至貴將遊奕雲
將背鬼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
左右翼繼之殺兀木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李謹兀
木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
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
兀木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見
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
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
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
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
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
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
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
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
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肉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

兀术先與
何待
書生言

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
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
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
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
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
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
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
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
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
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

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止十
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朮
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
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
彼必奔命可坐而歟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
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
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
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
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
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

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
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
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
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
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
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是時以劉錡知
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飛每言飛不赴援而
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
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棊此最高着也人問其
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

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
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
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
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
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
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圍帝授
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
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忘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
乏怵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
復顧後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

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
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
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
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紘言二樞密苦分世忠軍
恐至生事紘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
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
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
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
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諫，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克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飛幕官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

李若樸何
多猷薛仁
補士僕劉
永升韓世
忠洪皓知

龜爭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
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一云詔賜飛
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慕
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寃之初飛在獄大理寺
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尚俱
劾去宗正卿士僕請以百口保飛尚亦劾之竄死建
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
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

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
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道人求訪迎
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
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
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
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
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
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
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戰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閑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

恩鞠其子宋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
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
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
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
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
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
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
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
至是仍舊中丞江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

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
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
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初愐令親黨王會所
搜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
珂以淮西十五御札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爲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三卷上之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
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
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殿之年十八以

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閼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

伏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
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
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
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正慶、與蘇格等五十
騎俱抵漣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
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艤河
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
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
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
賊蠭起。世忠從王淵討捕、禽戮殆盡。欽宗卽位、詔諸

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遇
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弼大斬之
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
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
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
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
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
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
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
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
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
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擒於澤
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
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
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康王卽帝位授
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
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
揚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
楊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

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

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傳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傳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迂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

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手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制，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逼。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

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第翊送
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
誓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責護俘來獻至
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
保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
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瀾富饒今根本
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
亂重湖閭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爲
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
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以世忠守鎮江旣而

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克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知虜人不能久，大治舟楫，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北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

獸又不聽捷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
術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
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
鐵纜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
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纜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
蹙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
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
弓欲射之亟馳去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
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
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

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
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
鼓徑抵鳳凰山頻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
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
以徇禽其謀主施達及裨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
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
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
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
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
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擁餘衆在邠邵。世忠卽平閩寇。旋師永春。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請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三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益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摩
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
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帥還建康置背嵬軍
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
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
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
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
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
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

令軍中曰、眠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謹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收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閤將騎

上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捷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元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猗棄輜重遁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部將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猺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駟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

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甲余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譚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山羣盜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公

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蔡先
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
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
激切。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
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
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
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
面奏。不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金
人敗盟。兀朮率撒離喝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
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蚡口。鎮敗之。

又遣解元擊金人於譚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
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
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
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
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
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
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
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
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

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
辭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
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
面十二年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
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卒進拜太
師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斬王諡忠武配饗高
宗廟庭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
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
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撻檜
怒又抵排和議觸桧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

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猊鏊。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

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偷子鼓槌却畧將石頭去驚之門必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恐有馬

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宋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裔，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雨軍。

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克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弩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沂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錡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

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溝。距城三十里。錡夜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
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
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
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
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
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
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
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閻克募壯士
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
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衛校

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

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
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
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
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
耳已而二人果迎敵爲所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
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
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
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
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

鎬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鎬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鎬果爲五浮橋於楨河上，敵由之以濟。」鎬遣人毒楨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鎬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鎬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鎬軍皆沓休更食，羊馬。

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方晨氣稍涼鎬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鎬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人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髮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髮牟大斧斷其

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
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
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
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
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砍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
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
關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騎兵力擊之元末
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
常以下皆鞭之乃始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

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術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鳧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術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

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兀朮復發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陳。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陳。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
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牆而進
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
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
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圍猶未解錡駐
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
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
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
之賞錡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
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

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復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至，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兵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太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

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亦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檟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

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離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遂路軍馬、錡引兵屯楊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瑣裘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楊州、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楊州、以舟渡真楊州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却之
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
以李廣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
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
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
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
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
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
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
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

非我何換

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遇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疋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之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

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
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或外居
室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
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八編類纂